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六 史部

晉書卷一百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

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

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吴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

苑及長墻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

乗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宫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乗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

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陜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氐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

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年成曰韜凶暨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

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年皮年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内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

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

楊杯年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羮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抜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

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

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

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

頃卿傅太子實希攺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
蝦為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
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
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宫謫卒高力等萬餘人
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
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
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
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

率衆攻陷下辯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

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朂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

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
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
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
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
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
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
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
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

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内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比太和六年凡在位十

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
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
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
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
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
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已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
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
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

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説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

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

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戸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鑒為侍中石沖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

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徧鄴城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輙廢殺罪逆莫大其勑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簒弑自

尊為罷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諭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黄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

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闔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刼苞送之于鄴勳又為

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内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

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

以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

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
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
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衞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
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
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毁
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
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

現華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内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

十餘萬戶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

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

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鋭季龍撫之

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絶人拜建節將軍徙
封修成侯歴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
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
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
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
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
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髙皇帝尊
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

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閔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

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祇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

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
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
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為麾
下光祿大夫韋謏啟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
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
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
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
滆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

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侯琨于黄丘皆為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

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𬘭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

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内外兇兇皆謂閔已没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宫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

平斬首三萬餘級顥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究州刺史劉啟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究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吕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

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烏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强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宫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

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

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閔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廆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宫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

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為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

監聶熊司隷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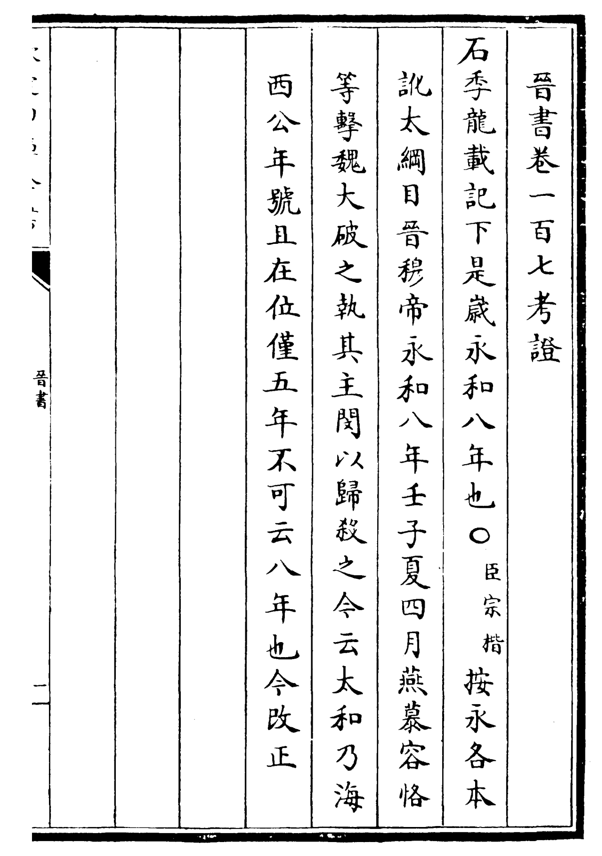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覘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

嗚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内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乗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横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𠎝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巖號擁舊都而抗王室䖏氈裘襲冠帶
釋介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欵絶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擕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
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
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
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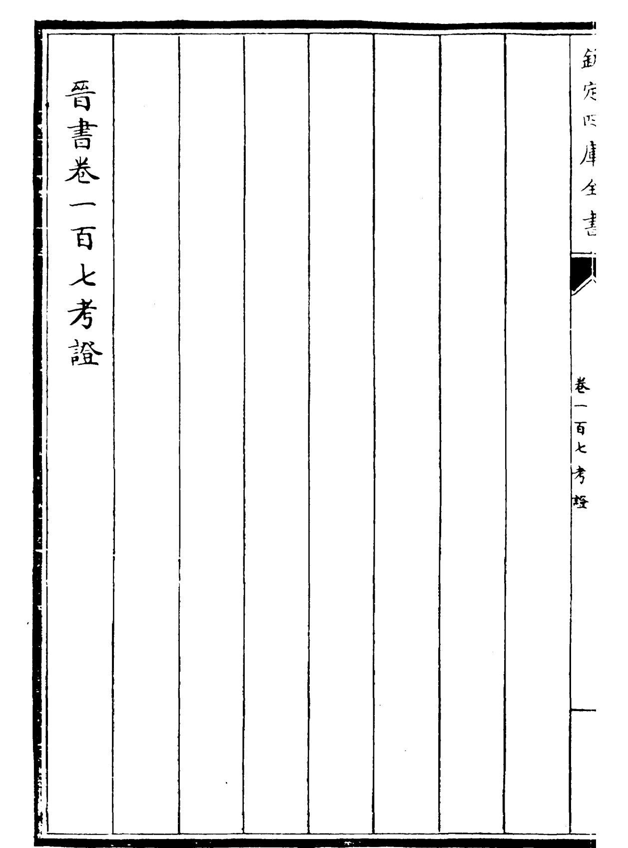
鱠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
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
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賛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晉書卷一百七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石季龍載記下是歳永和八年也○臣宗楷按永各本訛太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今云太和乃海西公年號且在位僅五年不可云八年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七 史部

晉書卷一百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八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

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揺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髪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别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絶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

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别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為寇掠往來

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别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

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内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

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

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

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虛懐引
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
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
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
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逄羡廣平游邃北平西方
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
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
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

賔友平原劉讃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東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髙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

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廆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鋭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竒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

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俟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懼廆之讐己也使兄子燾偽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燾及高

瞻等于棘城待以賔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戸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戸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劵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

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乗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戸以歸成帝即位加庬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庬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徳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㫖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

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昌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恠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之寇剛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巳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黄池况令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

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内憑顧陸距魏赤壁
剋取襄陽自玆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旰食不知令之江表為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
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
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
易可震蕩王郎衣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
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虚寡欲善於全巳
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廆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絶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内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兖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内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畫廆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廆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

疏上佩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尅平㨗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
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虚傾覆諸夏舊都淪
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
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涖國忠於
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内分崩皇輿遷幸元皇
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隅

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税駕動成義舉令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絶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令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

近準漢初進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令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勳然忠義竭誠令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儁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

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莬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倶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廆甚悦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内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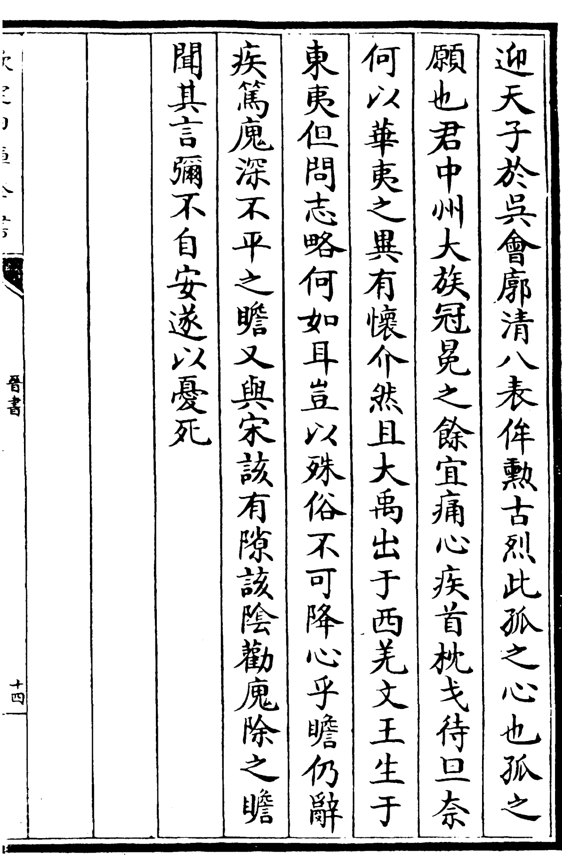
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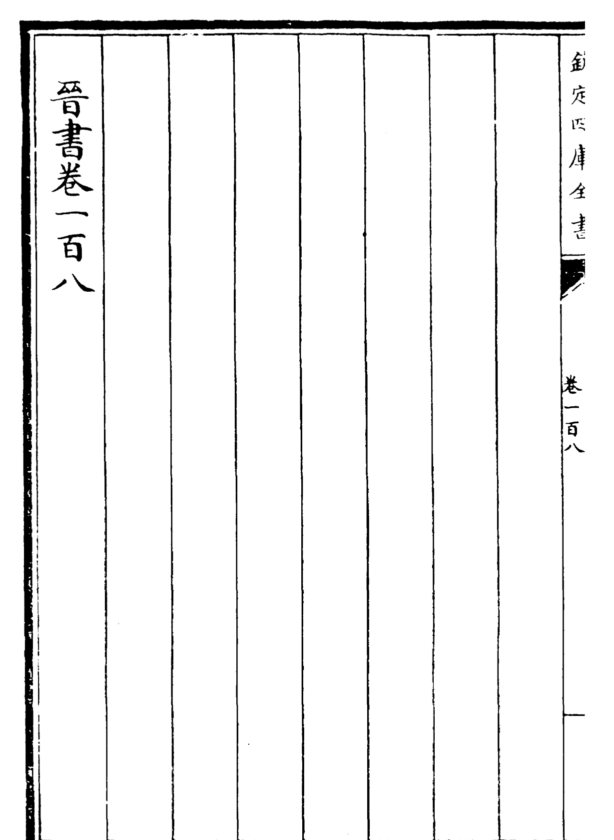
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巍還廆後謂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

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


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顧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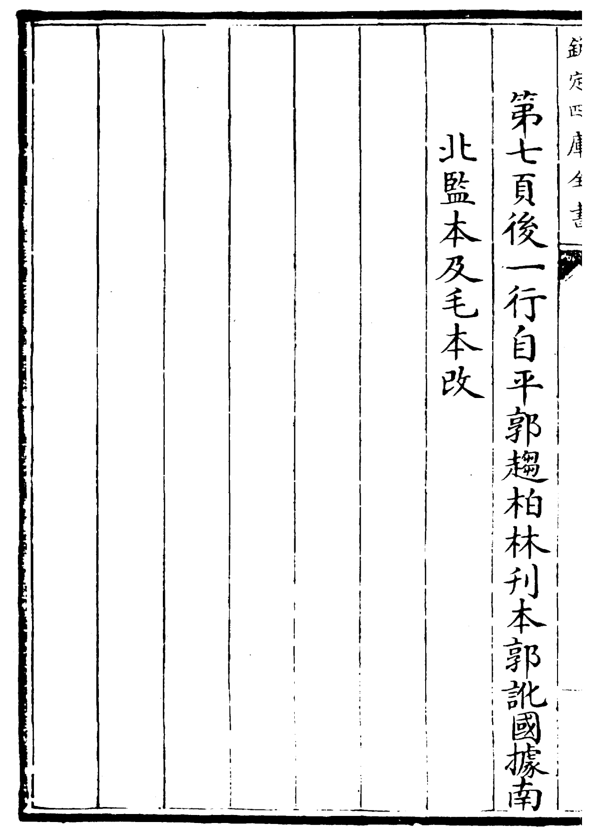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八

謹案卷一百六第十一頁後五行若伏重軍以要之刋本重訛衆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刋本又訛及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卷一百七第十六頁前三行光禄石岳刋本岳訛行據監本改

卷一百八第五頁前二行虚懷引納刋本納訛統據毛本改



第七頁後一行自平郭趨柏林刋本郭訛國據南北監本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九至一百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八 史部

晉書卷一百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九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

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

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紡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
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䲣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
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髙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
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
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䲣遣其司馬封弈
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堈
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遂寇徒河䲣將張
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

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鋭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鋭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嵗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尅襄平仁所署

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
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
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
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羣
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
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
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
乃率三萬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

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䲣所擒殺仁而還立
耤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
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
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䲣
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
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
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
弈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俟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

之斬其將榮保遣燕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叚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飢甚叚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奕為國相

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
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
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
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
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
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
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
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

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

散騎常侍增邑萬户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㑹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户以歸叚遼謀叛㑹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㑹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

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

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内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禄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啗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

人情易惑難以户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悦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

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茍免取譏於世臣被髪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内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内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

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常怨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

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絶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㬎稱燕王其年㬎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㬎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㬎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

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
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
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
出蠮螉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
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户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
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
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

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陜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㝢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陜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

遣其相國莫淺渾伐鮮諸將請戰鮮不許渾以鮮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鮮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鮮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衆距翰鮮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尅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弈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

前戰斬弈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弈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叅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稅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

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
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
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
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
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
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
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

姦德以懐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敓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戸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髙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産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飡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

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所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

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寛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

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茍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

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𩈪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産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

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録夫人臣闕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𨗳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内外

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䲭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䲭大悦還宫赦其境内號新宫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宫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䲭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

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

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

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竒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

虓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虓躬自總戎戰必尅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虓蘭果大敗翰雖處讎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

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鏢追騎乃散既至㲹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㲹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㲹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賜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尅

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没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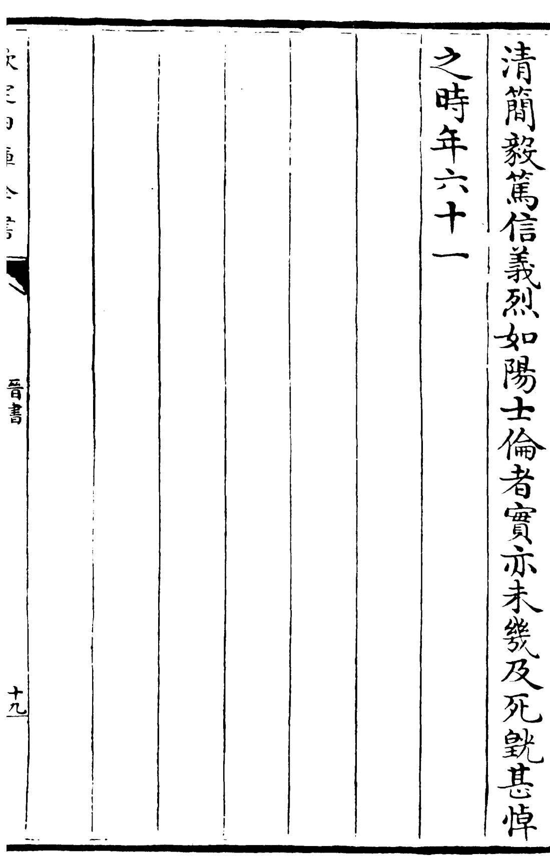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竒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尅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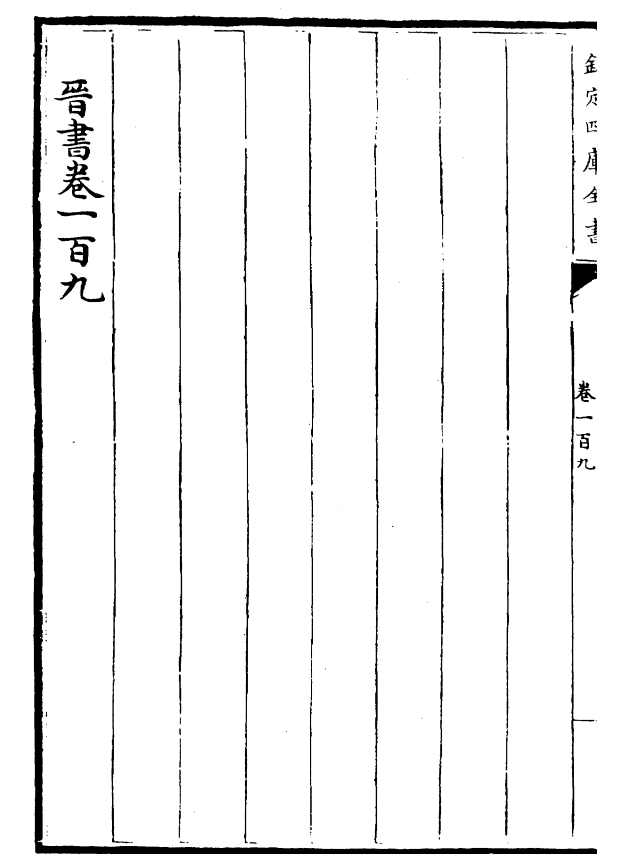
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叚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

掾足以蔭後況國相爭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
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
主甚見尊重段遼與虬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虬令德之主不宜連兵
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
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尅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
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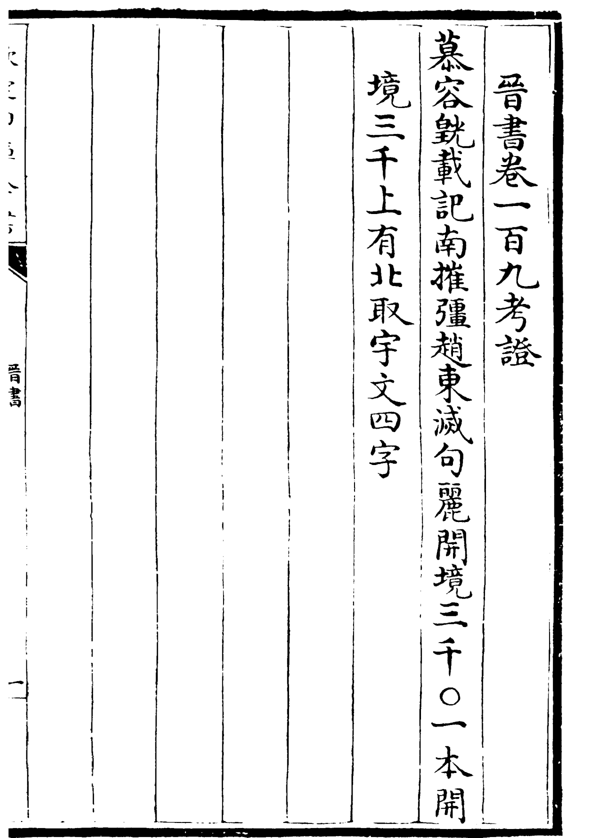
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謹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絶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


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𣏌甚悼

之時年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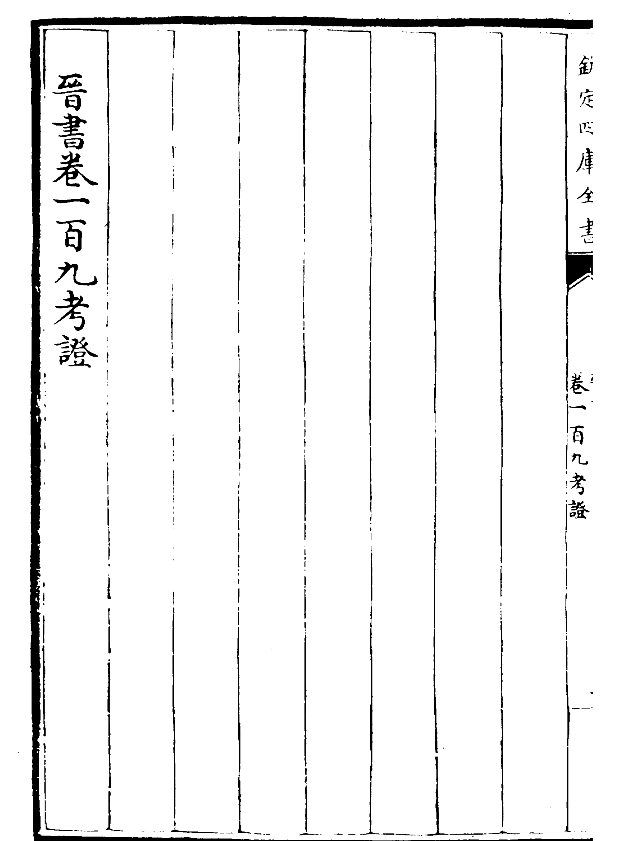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九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慕容皝載記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一本開境三千上有北取宇文四字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九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恒 李産 産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

幹略儁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儁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内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儁故事明年儁

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甯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歴能無祥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緯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江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

慮而取信此予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
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
命裕等以意喻之焯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
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
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
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
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

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赴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于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泒水閔威名素振

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
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
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鋭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
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
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
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沱閔將蘇亥遣
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
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

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鷰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竪毛凡城獻異烏五色成章儁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鷰者燕烏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烏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悦既而蔣幹率鋭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

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魏鄴城送冉閔妻子寮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騖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

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為高祖武宣皇帝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絶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

讖尚黒牲牡尚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
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
曄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
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
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悦綰追及于野

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内外戒嚴将生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髙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黒濟北太守髙柱建興太守髙瓮各

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獪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𠜂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寮禮卑逼下有違朝式

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黄鍾産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説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

禮紼構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凖朔望正旦乃具
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絲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
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
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衮襈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
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
燕受命倬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
制儁曰其劍舄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
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

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遺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鋭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戸侯也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

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

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

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

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

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尅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户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儁太子曄死偽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暐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

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

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内繕修宫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殯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

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比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

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掠州郡殺東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

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覊縻自固雖貢使不絶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内太守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鴦亦陰通京師張平跨

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户遂拜置征鎮為鼎跱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鴦司空陽騖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鴦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

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名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

救之蕤師敗績復陷山荘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冑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縁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暐亡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暐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宫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

德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訣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

茂幼沖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
聖敬日躋而八德閒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娱心絲竹
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恵汝宜戢
之因問髙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儁夜
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
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
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
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嶹嶅蕭館屯于

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

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寛常賦設竒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曽以慢服臨朝雖閒居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崔毖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駮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

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綜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忠信義不著不忠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命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𢈢不平之出為新昌令勣為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

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産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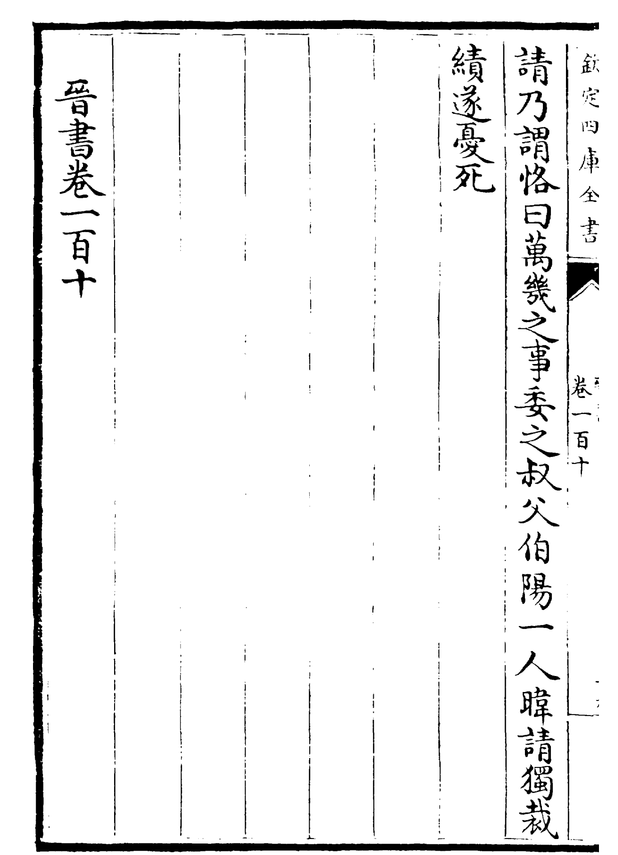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貟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

反委質予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
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
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欵儁嘉其慷慨顧謂
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
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
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
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
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叚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僬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悋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

績遂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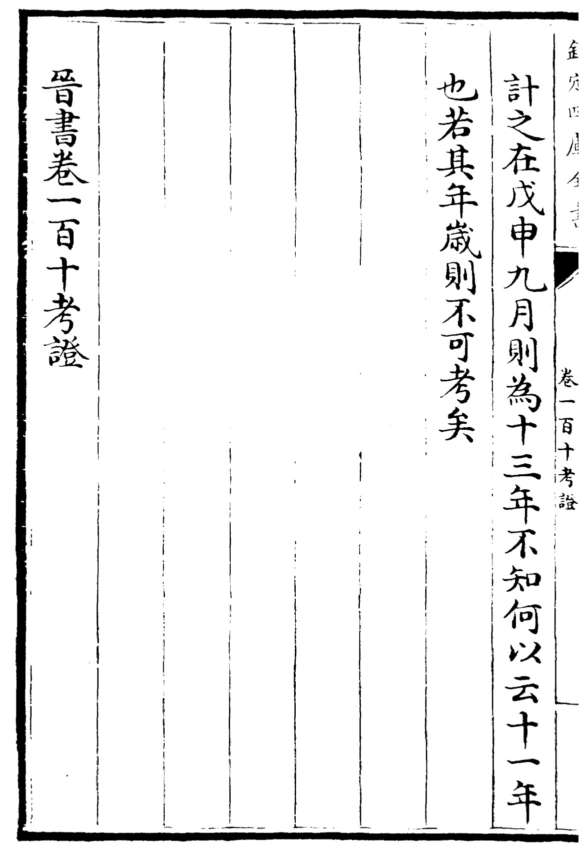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慕容儁載記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垂一本作霸前燕録儁僭號之三年四月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更名曰垂則霸乃垂之本名爾時猶未改也

緈耩始於秦漢○耩監本訛構今從本書禮志改正

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一本作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至升平四年庚申卒凡九年若以嗣燕王位



計之在戊申九月則為十三年不知何以云十一年也若其年歲則不可考矣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